

新穿越

MOYANSHANG
WORKS
莫言殇 著

JING
SHI
WANG
FEI

①

晟国篇

上

时光古旧，默许她成为他此生最琳琅的天罗地网。
他知他并不怕爱上她。
而他失去的，原来只是，他一直等待的。

惊世亡妃



青
島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莫言殇
著

MOYAN SHANG
WORKS

JING
SHI
WANG
FEI

①

晟国篇
上

惊世 亡妃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惊世亡妃. 1, 晟国篇: 全2册 / 莫言殇著. — 青
岛: 青岛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436-8874-2

I. ①惊…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9577号

书 名 惊世亡妃1晟国篇
作 者 莫言殇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38
字 数 49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8874-2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惊世妃

目录 上册
CONTENTS

引子	致命邂逅	1
第一章	大婚惊变	5
第二章	重生相府	17
第三章	宴席惊险	28
第四章	旧人重逢	40
第五章	沉门招揽	53
第六章	巧遇使节	68
第七章	惊世光芒	82
第八章	郡主选夫	95
第九章	沉门之变	108
第十章	当选门主	120
第十一章	暗夜迷情	134
第十二章	原来是你	145
第十三章	情愫暗生	157
第十四章	身份质疑	168
第十五章	月下之吻	178

惊世妃

JING
SHI
WANG
FEI

第十六章	皇后之心	189
第十七章	苏漓选夫	201
第十八章	弥天大谎	213
第十九章	亡灵托梦	224
第二十章	一品女官	235
第二十一章	神秘指环	246
第二十二章	引君入瓮	259
第二十三章	揭开谜底	271
第二十四章	真相大白	283

目录 下 册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五章	爱恨难分	299
第二十六章	夜半幽会	313
第二十七章	你是黎苏	326
第二十八章	验明正身	337
第二十九章	履行承诺	351
第三十章	情花之毒	362
第三十一章	围场惊变	376
第三十二章	夜探冷宫	387
第三十三章	阴谋陷害	397

惊世妃

目录 下册

CONTENTS

第三十四章	性命交托	409
第三十五章	虚与委蛇	421
第三十六章	惊天逆转	434
第三十七章	皇后获罪	446
第三十八章	浴血法场	458
第三十九章	除夕生变	471
第四十章	血玉用途	481
第四十一章	艰难抉择	490
第四十二章	穷途末路	502
第四十三章	烈焰焚情	516
第四十四章	月下誓约	526
第四十五章	入住王府	539
第四十六章	情路已绝	549
第四十七章	册封大典	559
第四十八章	太子大婚	571
第四十九章	爱断情殇	583
尾 声		599

则离

词：莲涧雨



风过烽烟 不理为缘为劫叹
梨花散 如雪乱
惜字尽付春阑珊
血笼长烟 嫁衣也折了双剑
寒食后 谷雨前
尚未走马指阳关

碧水曾饮春山
寄谁以霜锋三尺写天涯一半
又问青萍江湖白云人间
何处一醉一梦一安然？

心宿截不断的天河
还留着 你未诵的歌
说那前世因果 是辗转呢是陌路呢
你挥剑舞碎的片段
被斟作离思半盏
用思量几番 还她今世悠然

夜色分不尽的月光
你曾借来为她梳妆
看这杯中桃花 如何映出人影一双
她提笔补就的辞章
被绾成相思半鬟
用思量几番 换你三生翩然

引子 致命邂逅



雾气蒸腾的浴室暗香浮动，一室静谧。娇艳的花瓣铺满了浴池，艳丽的颜色衬着女子玉白的肌肤，愈发显得她晶莹剔透，纯净出尘。

突然，一团黑影从窗外跳入，扑通一声落进池中，水花飞溅。女子大惊，未及反应，赤裸的身子已经被人从身后紧紧抱住。

陌生男子的气息蹿入鼻间，她悚然一惊，怒声喝问：“谁？！”

无人应答，唯有锋锐冰冷的剑气直逼颈项，笼罩一室的温热水雾仿佛瞬间冰冻凝结。

她身体僵住，面容微微泛白，却强自镇定下来，悄悄地动了动手，暗暗将两枚花瓣捏在指尖……

“不许出声，否则我杀了你！”

刻意压低的声音冷厉而阴沉，带着些许暗哑，是个年轻男子。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随风散开，他气息虽冷，却有些不稳，像是受了重伤。

她没再说话，似乎是被吓到了，然而瞳光却十分清冷镇定，随即不动声色地看向池中的花瓣，清亮的眸子转了几转，似在权衡利弊。

“你何人，想做什么？”她低声发问。怒气已被压下，声音平和镇静，不似一般大家闺秀受制于人时那么惊惶失措。

男子微微诧异，冷冷道：“放心，只要你听话，我不会要你的命！”话音冷酷霸道，不容置疑，显然久居上位，惯于掌控他人生死。

他靠在她身后，衣衫湿透，健硕的胸膛紧密贴合着她的后背，肌肤滚烫。而此刻，她全身未着寸缕，就这样被一个陌生男子抱在怀里。灼烫的热气吐在耳际，引人战栗。腰间的大掌将她箍得很紧，几无缝隙的贴合使得心跳无端加速。若没有那剑光大煞风景，还真是一幅香艳无比的鸳鸯戏水图。

她皱眉，正想叫他放手，门外忽然传来极细微的脚步声。

男子立时身子一滑，悄无声息地潜入池底。修长的手指从她不盈一握的腰肢一路滑至脚踝，紧紧握住。女子浑身一颤，慌忙想避开，却被夺命的利器抵住了后背。

冰冷的寒气直透背心。

室内，死一般的寂静。

浴室的门，无声地开了。黑衣蒙面人寒剑一闪，不由分说地抵住了女子的咽喉，低声喝问：“人呢？”

她双目圆睁，表情惊恐，瞪着他的身后，尖声叫道：“啊！他、他……在你后面……”

黑衣蒙面人大惊，立即扭头转身。就在这一瞬间，池底的男子冲天而起，流光飞舞，直劈而下。黑衣蒙面人再欲抽身后退，却已来不及。只听绝世宝剑噗的一声刺中他的右胸，唰的一声抽出，血水喷涌飞溅。

默契无间的配合。

本是素不相识的两人，竟仿佛合作多年的伙伴。

黑衣蒙面人惨叫一声，见情况不妙，捂住胸口转身欲逃。池中男子冷目眯起，岂容他就此离去，冷哼一声，流光脱手，发出致命一击。

冷厉的寒芒，激起满屋的杀气。眼看黑衣蒙面人就要丧生于此，女子眸光一闪，飞快扬手，两枚花瓣即刻射出，快如流星闪电。

剑锋偏离，花瓣入体。黑衣蒙面人闷哼一声，夺窗而逃。

男子听到刀剑落地之声，浓眉微微一皱，飞速扣住她的腰。女子立刻屈起手臂，用力往后一顶，正中男子胸口。

热血汩汩涌出，伤口裂开了。他仿佛被激怒，低咒一声，猛地抓住她，用力一提，两人双双跌向浴池外。

两人几乎同时出手挥灭了灯火，动作出奇的一致。

满室静谧，一片黑暗。

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在上，她在下，依然是软玉温香抱满怀。她又羞又气，挥手欲拍，却被他抓住手腕扣在头顶。

他气息紊乱，似乎力气不支。她只觉得他肌肤滚烫，仿佛不仅受了伤，还中了毒。她暗暗吃惊，一个重伤中毒的人在黑暗中居然还能如此反应迅敏，判断精准，实在不敢想象，若是他没受伤，该是何等可怕。

男子的脸近在咫尺，胸膛起伏，气息激荡，喘息也变得粗重起来。温热的鼻息喷在她白皙的面庞上，有些微的灼烫感。

她不由得双颊发烫，一种奇异的感觉在心头流窜，以至于她竟忘记了，应该立刻推开他。

腰间的大掌忽然上移，擦过酥软的胸。软玉般的肌肤带来的柔滑触感令人几乎不忍捏下去。他迟疑了片刻，便飞快地捏住了她纤细的脖颈。

“以花瓣悄无声息打落我的剑，同时又能打入人体内，这样的功力在江湖上没有几个！说，你是谁？”他微微冷笑，声音毫无温度，“你既助我杀人，却又放人逃走，究竟是何用意？”

“你怀疑我是那人的同伙？”她冷笑，“若果真如此，你已经死了！”

男子冷声又问：“你不怕他招来同伙，连累你跟我一起死？”

她自信道：“他没那个机会。”花瓣入体，绝无生还的可能。

男子一愣，她微微抬手，轻轻拈起池中的花瓣，缓缓扫过他的鼻尖。

异样的香气一瞬侵入肺腑，不到片刻，他只觉丹田中气沉如铁。

“花瓣有毒？！”男子始料未及，面色遽沉。随即扣住她的死穴，冷冷地命令道：“拿解药来！”

她不惧反笑，“那你得先放开我。”

男子沉声道：“交出解药，我就放了你。”

“不放我，没解药。我们就一起等死！”她冷笑，我能等，只怕你等不得。

男子皱着眉头，扣在死穴上的手指微微一松。就在她暗松了一口气时，屋外突然传来丫鬟的声音，“小姐，你洗好了吗？”

他的手转瞬又扣上来，不等她有所反应，抱住她往床上一滚。

帐幔落下，两个人挤在锦被之中连大气也出不得。他将她紧紧扣在怀里，示意她答话。她无奈，只得对外叫道：“我已经睡了，你下去歇着吧。”

门外安静下来。夜色如水，冷风将一室雾气吹散，先前的杀气已经荡然无存。

“你可以放开我了。”她低声提醒。

男子闻言挑眉，用力将她拉近。黑暗中他们脸对脸，鼻对鼻，温热气息近在咫尺，仿佛亲密无间的恋人。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对方长得是圆是扁。只是她肌肤柔腻的触感，体内那似有若无的独特香气，正不断蛊惑着他的神经。

不知是毒发还是受伤力竭，男子竟有一刻的失神，只想抱着她寻求片刻的温暖和安慰。见怀中佳人一再挣扎，他不耐地冷哼一声，“你若再动，休怪我不客气。”

她倒吸了一口冷气，低声问道：“你到底想怎样？”

“哼！”他抱着她不肯松手，冷冷道，“我腰间锦囊里有药，取来给我服。”

“你的药解不了我的毒。”她试图说服他，放开自己去拿解药。

男子箍在她腰间的手一紧，声音愈加冷厉，“想活命就取药来！”

她无奈，只得伸手在他腰间摸索。手一触到他精瘦的腰，两人都不由自主地浑身微颤。柔若无骨的手在他的腰间摸了许久也没有摸到锦囊，她不由得扩大了摸索的范围。忽然，她感觉男子身躯紧绷，僵硬似铁，一声几不可闻的微哼从他口中发

出，似乎有什么抵住了她的下身，坚硬而灼烫，令她呼吸一窒。

心不由自主跳得飞快，如擂鼓一般。

从不惧怕什么的女子突然涨红了脸，僵硬地停住手，大气也不敢出。

他轻轻喘了一口气，“怎么停了，药呢？”

她只得咬了咬牙，伸手又往他下腰探去，终于摸出了药丸。她心中微喜，兴奋地一抬头，香软的樱唇竟恰巧印在了他的唇边。男子浑身一震，喉头滑动，下意识地略略偏过头去，随即翻身，毫不迟疑地吻住了她。

是陌生而奇妙的感受，仿佛灵魂出窍，令她的脑中一片空白。

只在一瞬间，她回过神来，挥手欲拍，无奈他动作更快，与她十指相扣，她食指上冷硬的白玉指环硌得她心头一震，当下不再迟疑，张嘴用力往他唇上咬去。

男子下唇吃痛，立刻偏头抽离。腥味涌出来，她一惊，这血中毒气甚重，是什么人下手这样狠，不惜将之打成重伤，莫非唯恐他不死？

只觉那男子手上力道微微一松，她立刻用尽全力一推。男子猝不及防，差点儿跌下床去。千钧一发之际，他用力抓住她的腰，倒在她身侧。一时毒气攻心，丹田内气血翻涌，再也控制不住地吐出一口血来，唯有箍在她腰间的手仍然死紧。

她想推开他，无奈他比山还重。她只得拍了拍他的脸，叫道：“喂！醒醒！死了吗？”

男子冷冷道：“你是希望我死了？！药呢？”

她松了一口气，摸索着将药丸塞进他的嘴里。他立刻翻身坐起，默然运功。

她终于摆脱了他的钳制，赶紧用锦被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这个高大的黑影。

“今日之事不许跟任何人提起！”不消片刻，他气息已稳，似乎好了许多。

她没有应声，心中却暗暗奇怪：难道他真能解毒？那是什么药丸，竟然连她也闻不出成分。

男子又道：“你救了我，我会再来找你。”说完，他忽然伸手一探，抓住了她的手。

“不必！”她断然拒绝，冷声道，“若非形势所逼，我未必会帮你。放手！”

“你以为你逃得掉？”男子冷冷一笑。黑暗中他看不清她的样子，一只手却抚上她的脸，似乎想记住她的模样。

女子大惊，身子不断往后躲，但整张脸仍然被他的大掌细细摸了一遍。放手之时，他将她从不离身的白玉指环夺了去。

“入浴都没舍得脱下，定然是珍贵之物！”

“快还我！”她急忙去抢，却为时已晚。

男子已然跃出窗外，只有声音隐约传来，“记住，我会回来找你！”

天色仍黑，冷风吹皱一池春水，已是人去楼空。

第一章 大婚惊变



晟国京都，向来繁华热闹，而今日尤甚。

静安王府派往摄政王府的迎亲队伍绵延十数里，是城中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仪仗，一路喜乐震天，礼炮不断，将整座京都染上了一片大红的喜庆之色。

黎苏安静地坐在皇帝钦赐的迎亲銮驾之中，双手紧攥，指尖微微有汗。她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这么紧张。

静安王东方濯，乃皇后嫡出，身份尊贵，才智过人，深得晟皇宠爱。整个京都城里的女子无不想嫁他为妃。而他只看了她一眼便惊为天人，执意要娶她为妻。梨花树下，情定三生，他的眼里心中只有她。

眼前浮现出他英挺深情的面容，她的内心不觉泛起一丝甜意。

忽然，宽阔的大道上远远奔来十数骑战马，仿佛离弦之箭。原来排列得十分整齐的迎亲队伍如红色的潮水，纷纷向道路两侧涌退下去。

为首一人端坐乌骓马上，转瞬奔至銮驾前。劲风扫来，将銮驾低垂的帷幕拂开一线，露出黎苏柔亮似水的明红色衣裙。众人禁不住惊呼出声，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冲撞未来的静安王妃！

乌骓马低声嘶鸣，稳稳停住。

站在王府门前的静安王东方濯于百官簇拥中长身直立，尊贵耀眼。身上明红的喜服衬得他英俊挺拔，俊朗非凡。看着来人，他面色微沉，不由自主退后一步。

马上之人一身墨色锦袍，衬得他面若寒玉，剑眉飞扬。他眸光凌厉，一头乌发在春风中轻轻飞舞，整个人好似一柄即将出鞘的绝世宝剑，散发着睥睨天下的王者气势。他轻抬手臂，无声地发出指令，紧随其后的侍卫队迅速下马，分列两行，整齐而肃静。

四下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牢牢定在了他的身上，移动不了半分。

黑衣男子利落地翻身下马，快步走到东方濯面前，微笑着拱手道：“二皇兄今日大喜，泽外出办事，恭贺来迟，望二皇兄莫怪。”

原来是备受当今皇帝器重的六皇子镇宁王东方泽。

晟国太子之位一直悬而未定，以静安王东方濯与镇宁王东方泽为首的两大党派，斗争尤为激烈。黎苏身为摄政王嫡女，对这些传言也早有耳闻。兄弟二人表面上和气有礼，实则话里有话，暗藏玄机。

听到这个沉厚的声音，黎苏心头一跳，心底升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东方泽贵为皇子，她从未见过，可是这个声音……为何如此熟悉，仿佛曾经深印在脑海之中，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听过。

东方濯眸光微微一沉，一旁的司礼官见他脸色不善，赶忙凑到他身旁，小心提醒道：“静安王，还是先接明玉郡主拜堂吧，再耽搁恐怕就要误了吉时了。”

东方濯斜睨东方泽一眼，冷笑道：“本王蒙父皇母后恩典，与明玉郡主结为百年之好。六弟若是真心来贺，就请进去一醉方休吧。”说罢，他快步走到銮驾前，向座上的美人伸出手。

帷幕掀起，只见精致豪华的銮驾之内，黎苏端坐其中，长裙曳地。虽然此刻看不见她的容貌，但这份临变不惊的从容气度以及绝世的风姿，已叫人心醉不已。她缓缓将手放入他宽实的掌心，同时也将自己的未来，一并托付给眼前这位皇室嫡长子。

一个是天之骄子，一个是第一美人，站在一起喜光耀天，天生绝配。

东方泽眸光微暗，沉声道：“来人！”

一名侍从飞快地地上前，小心翼翼地呈上一个精致的银盒，仿佛奉上的是绝世珍宝。

东方泽手持银盒，缓缓走向黎苏，轻声笑道：“我这次出远门，偶得一玲珑宝玉。二皇兄今日大婚，就以此物作为贺礼，恭祝皇兄、皇嫂，举案齐眉，白头到老。”

黎苏微一抬眼，那银盒恰巧呈现在眼前。纯银打造，雕工精细，盒盖上的云纹层层簇拥，耀眼夺目。她心头暗暗诧异，一个盒子便做得如此精致，里头的贺礼不知该有多么惊世绝伦。

还未等她有所表示，身边的东方濯已经一把搂住了她的纤腰，将她带离那盒子一步，低声一哼，意有所指地笑道：“多谢，六皇弟有心了。本王与摄政王联姻乃是父皇亲赐，赏了数不尽的金银宝玉，只怕用不上这盒子了。”

东方泽笑而不答，微微抬手，在那雕琢精细的云纹图案中央轻轻一按，只听咔嚓一声轻响，盖子竟自动弹开。

夺目的红光倏然绽放，映红了阶前一片春光，众人忍不住惊呼出声。

银盒精巧，锦缎似雪，一块血色灵玉在耀眼的阳光下泛着潋滟红光，玲珑剔

透，光泽照人。

周围的人皆是眼前一亮，随即窃窃私语。东方濯更是面色微怔，立刻伸手拿了起来，迎光而照，只见血玉中困锁着一只涅槃的凤凰，仿佛下一秒即将挣脱钳制，冲天而起。

“这是……凤血灵玉？”东方濯难掩惊喜地问道。

东方泽双眸微眯，笑容暗冷，“比之二皇兄其他宝玉，如何？”

四周臣民一片哗然。凤血灵玉乃传说中的圣物，听闻此物不仅有灵性，还会认主，传言女子执血玉于日光下，若其中的凤凰收拢翅膀，以示臣服，则表明此女乃真命皇后。

“六皇弟向来出手阔绰，贺礼果然不同凡品。黎苏，你也看看。”东方濯目光一动，拉过她的手，将那血玉塞进她手心，眼底露出期待。

黎苏心中一紧，尚来不及反应，血玉已握在手中。东方濯仿佛想向众人证实什么，刻意将她的手缓缓抬起，放到阳光下。流转的血色光芒顷刻映红了她白玉般的手指，似有斑驳光影被她自其中召唤而出。

四周的目光一下子会聚到她手上，仿佛天下风云变幻只待这一刻的变化证实。黎苏觉得手上一颤，血玉里的凤凰忽然动了。

凤翼收拢，凤首低垂，振翅欲飞的姿态转眼变成俯首帖耳。

人群不约而同发出惊叹声，“凤血灵玉认主，真是太神奇了！恭喜静安王，恭喜明玉郡主！”

百官纷纷赞叹不已，大呼奇妙。

若被凤血灵玉认定的主人是真命皇后，那她的丈夫不就是未来的皇帝吗？

“哈哈！”东方濯禁不住放声大笑，执起黎苏的手道：“六皇弟的这份贺礼，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爱妃，你要好好带在身边，切不可辜负了六皇弟的一番美意！”

手中的凤血灵玉此刻嫣红如血，黎苏微微皱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

东方泽眼中暗光一闪，勾唇笑道：“二皇兄言重了！时辰不早了，二皇兄还是快与皇嫂进屋拜堂行礼吧，误了吉时……可就不好了。”

“对对对，镇宁王说得对，误了吉时就不吉利了！”众人连声附和。

礼炮噼啪炸响，声声不断。大红的炮屑在烟雾中飞扬四散，司仪高声唱喝，喜乐齐响。

东方濯牵着黎苏的手，缓缓迈过了王府的大门。

一拜天地，二拜圣旨，夫妻对拜，这三拜之后，黎苏就是真正的静安王妃。然而就在最后这一拜时，她尚未起身，一阵眩晕忽然袭来，她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已经倒在了地上，耀眼的凤血灵玉磕在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

变故来得如此突然，所有宾客惊得站起，东方濯愣在当堂。

“快传太医！”终于有人大呼起来。

众人一阵手忙脚乱，大堂内乱作一团。东方濯如梦初醒，立刻抱起黎苏，将她安置在内堂的一张软榻上。

太医到时，黎苏已然醒转，只觉浑身乏力，头脑昏沉，眼皮重逾千斤。

太医面色阴晴不定，时而震惊，时而惶惑，一探再探她的脉象，唯恐诊错病因。

“太医，王妃究竟得了什么病？”见太医久不松手，东方濯沉声发问。

太医似是受了莫大惊吓，腾地站起身，又慌忙跪倒在地，“禀静安王，王妃、王妃她……”支支吾吾，仿佛难以启齿。

守在一旁的丫鬟莲儿急道：“太医你快说啊，我家小姐到底怎么了？好好的，为什么会昏倒？”

“这……”

“还不快说！”东方濯眼中已明显带有怒意。静安王易怒，凡怒必有伤，这是宫中民间皆知的事。太医悚然一惊，慌忙叩下头去。

“李太医入宫多年，什么病没见过，今日诊脉怎会如此不痛快？莫非，二皇嫂身患隐疾，不便道出？”坐在外室的东方泽把玩着手中的茶杯，淡无情绪的声音清楚地传到了内堂。

东方濯面色一冷，目如寒冰，吓得李太医慌忙惶恐应道：“王妃并无大碍，只因身怀有孕，未能好生调养，今日又劳累过度，致使堂前昏迷。”

身怀有孕！

这四个字宛如轰天炸弹，乍然投入平静的湖泊，掀起惊涛骇浪。

东方濯面色惊变，只听东方泽的呵斥从外头传来，“胡言乱语！静安王妃与二皇兄今日才成亲，她怎可能怀有身孕？李太医，你如此信口开河，污了王妃名节事小，损了我皇家颜面，你倒有几颗脑袋担待得起？”

“镇宁王息怒！静安王妃的确已怀有两月身孕，下官岂敢妄言。”李太医俯首跪在内堂之中，在东方濯凌厉阴沉的目光下，大颗大颗的冷汗自额头簌簌滚落。

不知过了多久，东方濯终于将目光从太医身上移开。他缓缓上前，唰一下扯掉帘幕，神情阴鸷，噬人的目光缓缓在黎苏苍白的面颊上凝定。

“这不可能！”黎苏迅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竭力撑起身子，谁知刚刚向前探起，又倒了下去。

莲儿惊叫一声：“小姐！”连忙将她扶了起来。

“王妃的脉象，老臣一探再探，深知兹事体大，断不可出半点差错，只是这脉象确实……若是静安王与王妃不信，尽可召其他太医来诊。如有出入，老臣……任

凭处置！”李太医匍匐在地，字字清晰，语声坚定。

东方濯不由自主握紧双拳，额头青筋直冒，目光死死攥住黎苏，咬着牙从齿间缓缓逼出一句，“来人！去把宫里所有三品以上的太医全都给本王召来！立刻！”

等待的时间，漫长得几乎让人窒息。

晟国当朝十八位三品以上的太医诊出的结果完全一致。

“你，还有何话说？”东方濯缓缓转身，咬牙切齿地问呆愣在床上的女子，眸子红得似要滴出血来。

黎苏的脸唰地白了，整个人呆在那里。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尚为处子之身，从未与任何男子有接触，除了那一次……可是那事发生在半年前，且她并未失贞！怀孕，怎么可能！但底下跪着包括李太医在内的十八位太医，若说一人诊错便罢，这十八人全是经过层层选拔才得以进宫为皇帝看病的御用医师，难道都会诊错吗？

如万物皆死一般，寂静长久笼罩着令人窒息的奢华大堂。

“静安王……”一名太医再受不住这过度压抑的气氛，弱弱地冒死开口。

“滚！全部给我滚出去！滚——”东方濯骤然爆发，赤红着眼，嘶吼出声，随即猛一拂袖，将身旁桌案上的物品扫落一地。

莲儿吓得不自觉松开了扶着黎苏的手，脸上遍布惊恐之色，连连后退，跌坐在门外。太医们如蒙赦令，颤抖着身子爬起来，逃命一般向门外奔去。

东方泽缓缓来到内堂门口，淡然扫过堂内一片狼藉的地面，眼中没有一丝波澜，只轻声叹道：“恭喜二皇兄，大婚当日三喜临门。想不到父皇这么快就能抱孙子了！”他显然意有所指，此刻听在东方濯的耳朵里，只觉万分讽刺。

东方濯闻言怒极，随手抄起一张木凳向东方泽甩了过去。东方泽闪身疾退，挥手一掌，只听砰的一声，内堂的门关上了，那木凳砸在门上，摔了个稀烂。

东方泽闻声微微一笑，这笑容令他看起来有些高深莫测。他不再逗留，转身大步向外走去。

黎苏躺在床上，轻喘着气，余光瞥见内堂门口那抹高大魁梧的黑色身影。他逆光而立，看不清容貌，黎苏只觉一股强烈的熟悉感涌上心头。

东方濯转眼看到黎苏的神情，心头猛然一震，几步上前将她的衣襟揪住，怒声喝道：“你为何这样看着他？你认识他？难道你肚子里的孽种就是东方泽的？是不是？！”他一边嘶吼，一边剧烈摇晃着黎苏的身子。急怒之中的东方濯，已经失去理智。

黎苏本就浑身无力，被他用力一摇，更觉头昏脑胀，喘不上气。她拼尽全力拉住东方濯的手腕，柔弱无骨的触感令东方濯手上的力道不由松了几分。

黎苏抬起头来看他，平日清冷的美眸此刻带着急切和恳求。她艰难地问道：

“王爷，我只问你，你……可愿信我？我从未与人有过苟且之事，根本不可能怀孕，这一定是误会！”说到此处，她心中难过至极，谁能料到，期盼已久的大婚之日，竟然要向丈夫解释自己的清白。

“误会？”东方濯心中莫名一动。但一想到东方泽临走前那极尽讽刺的语气，他便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她拽到跟前，低头咬牙冷笑道：“好一个误会！难道太医院内十八名太医都在冤枉你不成？你这贱人！”他咒骂一声，猛地将她甩到地上。

黎苏慌忙用力提气，她从小习武，可此时丹田内竟然气息全无，如同以前每一次毒发。怎么会？她登时呆住，明明还有半年时间！

身子直直地摔倒在地，地上碎裂的瓷器刺破她娇嫩的肌肤，瞬间涌出血来。她痛得皱眉，却没有叫出声。

光线陡然暗了下来，不容她细想，东方濯的身影已缓缓逼近。

看着他阴沉的脸色像是暴风雨欲来的天空，她的心止不住颤抖。眼前的男子依旧俊美非凡，却与她当日在摄政王府后花园里遇见的那位温柔皇子判若两人。

她怔怔抬头，许久以来的期盼化为泡影。她的眼底渐渐退去一切情绪，只剩冰冷。

看着她这样的眼神，东方濯心里愈发痛不可言，一抬手，竟然狠狠捏住她的脸，恨恨说道：“本王原以为娶了晟国最好的女子，没想到却是个残花败柳！你让本王丢尽了脸面，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你说，本王该如何谢你？”

恨到极致，他的五指陷入她娇嫩的肌肤，几欲将她的颧骨捏碎。

剧烈的疼痛几乎要将她击溃。不为身体上的痛楚，只为他的一句“残花败柳”。

残花败柳……

在他眼中她原来是这样的女子！黎苏忍不住悲凉一笑，心沉如铁，一时倒也平静下来。她倔强地扬起头，看着他一字一句道：“黎苏幼奉庭训，父母教导极严，从未做过越轨之事！烦请王爷冷静想想，我若真与人有染，又怎敢答应嫁与王爷为妃？就算没有被诊出怀有身孕，待到洞房花烛，被识破并非完璧，我又当如何交代？”

她的话有条有理，惊而不乱，问得东方濯微微一怔，眼中的怒火终于有了一丝消减。他仍旧怀疑地盯着她，可从那张完美无瑕的脸庞上，竟找不出半点虚假的痕迹。于是，他终于松开了手。

黎苏暗暗吐了一口气。抬手，只见锋利的瓷片早已深深嵌进肉里，细白的掌心被鲜血染得通红。

东方濯目光一动，盯着她手上的血迹道：“要证明你是否清白只需一个办